

东亚视角下的蚩尤与蚩尤文化

牛林杰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相继出现了“北美”、“欧盟”等地区共同体，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令人遗憾的是，拥有共同历史文化传统的东亚却至今没有形成一个共同体。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不少学者开始呼吁建立“东亚共同体”或“东亚文化共同体”，并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但由于中日韩三国之间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三国关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研究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共识。在这一背景下，韩国韩中日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御宁教授提出了中日韩三国“共同文化基因”的概念，并身体力行，对三国的梅兰竹菊“四君子”进行了比较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笔者认为，“共同文化基因”的概念对“东亚文化共同体”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今后，关于“共同文化基因”的挖掘和研究必将有助于唤起东亚民众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情感和价值认同。

近年来，中韩两国关于蚩尤的研究正逐渐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并出现了激烈的论争。笔者拟借助李御宁教授提出的“共同文化基因”概念，把“蚩尤信仰”或“蚩尤文化”也作为中日韩三国的一个“共同文化基因”，从东亚的视角进行探讨。

一、中国视角下的蚩尤与蚩尤文化

蚩尤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重要人物之一，因为与轩辕黄帝进行了历史性的涿鹿大战而赫赫有名。中国的很多文献如《史记》、《尚书》、《吕氏春秋》、《左传》、《国语》、《大戴礼记》等均有关于蚩尤的记载。蚩尤的史迹广泛流传于中国各地的传说中，而且在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均发现有蚩尤冢或蚩尤祠等遗迹。蚩尤曾被秦始皇、汉高祖等历代帝王所崇拜，并尊称为“战神”、“兵主”。

由于原始社会阶段，没有文字记载，所以自春秋战国以来已至如今，中国的历史典籍，都只是根据历史传说追溯到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父系氏族公社阶段的黄帝时期。有关蚩尤的记载也是这样。由于岁月久远，文献散失，再加上现存古代文献中有关蚩尤的记载大多过于简略，蚩尤的形象显得复杂紊乱，甚至相互矛盾。因此，在中国学术界关于蚩尤一直存在很多疑问和争论。

1. 蚩尤的形象与身份

在中国的文献记载中，蚩尤的形象充满着神话色彩。但现在看来，这些记载也并非都是不可释义的。如《太平御览》引《龙鱼河图》云：

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马戟大弩，威震天下。

《龙鱼河图》对蚩尤的描述，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蚩尤是一个大怪物。但如果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仔细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所谓“兄弟八十一人”，当指八十一个部落；所谓“食沙石子”，应是开采矿石进行冶炼的曲折反映。《尸子》卷下“造冶者，蚩尤也”的记载，表明蚩尤已经带领族众上山挖铜矿，冶炼铸造生产工具和武器了。蚩尤的军队既然已经装备了先进的金属兵器，《龙鱼河图》所谓“铜头铁额”，不过是头盔甲冑的歪曲描绘而已^①。

关于蚩尤的身份，各种记载说法不一，分歧较大。有代表性的观点大体上分三类。

第一，黄帝属臣之说。战国《韩非子·十过篇》云：“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由此可见，蚩尤、风伯、雨师皆为黄帝之属臣。《管子·五行》和《越绝书》亦记载蚩尤为黄帝之臣。

第二，炎帝后裔之说。宋《路史·后纪四》云：“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史记·五帝本纪》则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都说明蚩尤是炎帝后裔。但也有学者主张，蚩尤与炎帝的身份存在很多重合之处，蚩尤其实就是炎帝^②。其主要依据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与炎帝大战的“阪泉”与黄帝大战蚩尤的“涿鹿”实际上是一个地方。

第三，九黎或苗族首领之说。中国苗族的族属渊源和远古时代的“九黎”、“三苗”、“南蛮”有着密切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国语·梦语》注中说：“九黎，蚩尤之徒也。”《书吕刑释文》、《吕氏春秋·荡兵》、《战国策·秦》高诱注，都说蚩尤是九黎之君。增补万全《玉匣记》注评云：“蚩尤，传说中的上古苗部落的首领。”

2. 蚩尤与黄帝的战争

蚩尤与黄帝的战争是历代文献中记载较多的部分，但说法并不一致。大体上也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黄帝胜炎帝之后，再胜蚩尤而巩固帝位，黄帝与蚩尤之战似为黄炎之战的余波。如《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羆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第二种说法是蚩尤驱逐赤帝（即炎帝），赤帝求诉于黄帝，二帝联手杀蚩尤于中冀。主要依据《逸周书·尝麦解》载：“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

① 刘范弟：《善卷、蚩尤与武陵——上古时期一段佚史的破解》，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②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

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第三种说法是蚩尤作兵攻黄帝，兵败被杀。如《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蚩尤战败后的结果，一说是被黄帝擒杀，如前引述《史记》、《逸周书》、《山海经》所记；另一说是受到黄帝重用，如《龙鱼河图》所言：“黄帝制服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逮至秦汉，民间尚有以蚩尤为兵主行礼祠之俗。以致秦始皇东游及汉高祖刘邦起兵，皆从民俗礼祠蚩尤，见载于《史记·封禅书》及《史记·高祖本纪》。

中国学者田晓岫认为，关于蚩尤的两种截然不同结局的记载，反映了黄帝与蚩尤关系的不同阶段与不同侧面。“蚩尤”本是农部落的他称，既是对部落酋长的他称，也是对部落全体成员的他称。蚩尤部落的第一任酋长称蚩尤，第二任酋长亦称蚩尤；第一代部落成员称蚩尤，第二代部落成员仍然被称为蚩尤^①。如同《大戴礼记·五帝德》记“黄帝三百年”之类传言的实际内涵。把“蚩尤”当做一个部落酋长或成员的统称，只能是一家之言，并且仍需进一步考证，但这一观点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文献中关于蚩尤的那些相互矛盾的记载。

3. 蚩尤的遗迹与遗裔

关于蚩尤的遗迹、遗俗、传说，历数千年之久，逮至秦汉，仍然以浓烈的色彩保存于民间。在北至河北涿鹿，西至山西太原运城，东至山东东平，南至江苏沛县的广大地区，礼祠蚩尤之俗经久不衰。追溯蚩尤部落的聚居点（后世所谓“城”）、坟墓、祀祠等遗迹，可以看出蚩尤部落的活动地区，发现其遗裔的线索。

关于蚩尤城的记载，见于《水经注·卷十三》涿水条记：“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东北流经涿鹿县故城南……《魏土地记》称，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渊而不流，霖雨并侧流注阪泉”。又引《晋太康地理记》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城无东面。”故涿鹿在今河北涿鹿县。蚩尤泉在今涿鹿县。阪泉在今北京市延庆县。《太平寰宇记·河东道七》安邑县条下记：“蚩尤城在县南一十八里……其城今摧毁。”故安邑县在今山西运城市安邑镇。

关于蚩尤冢的记载，《皇览·冢墓记》云：“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据笔者所了解，我国共有4座蚩尤冢。一是位于河北涿鹿县涿鹿蚩尤冢，当地人称蚩尤坟。二是位于河南省台前县的台前蚩尤冢，亦称蚩尤坟。三是位于山东巨野县的巨野蚩尤冢。四是位于山东汶上县的汶上蚩尤冢^②。

关于蚩尤祠的记载，见于《史记·封禅书》。秦始皇东巡游，封泰山，禅梁父，礼祠齐八神。八神之中“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史记·

① 田晓岫：《说“蚩尤”》，《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② 《史记》第二十八卷云：“蚩尤冢在东平陆阡乡，齐之西境也。”战国齐于今汶上县境内置平陆邑，汉置东平陆县。故司马迁曰蚩尤冢在东平陆阡乡。阡乡属古齐国之西境。南朝宋东平陆县改称平陆县，唐天宝元年（742年）改称中都县，金贞元元年（1153年）改称汶阳县，金泰和八年（1208年）改称汶上县，沿用至今。诸多文献对该冢均有记载，虽所属政区名称不同，但实为一处。

高帝本纪》载刘邦起兵之时，“祠黄帝蚩尤于沛庭”。秦时沛县，治在今江苏徐州市沛县。沛县东境隔微山湖与山东相望。《述异记·卷上》云：“太原村落间祭蚩尤神，不用牛头。”又云：“汉武帝时，太原有蚩尤神昼见……其俗遂为立祠。”又载：“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汉造角戏，盖其遗制也。”两汉时的冀州，地在今河北南部、山西南部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

在古代，各部族祭祀的对象和内容都是互不统属的。《左传》曾经指出：“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意思是说祖先的神灵不愿享用异族人所供奉的牺牲，民人也不该去祭祀与本族异宗的祖灵。“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状况在交流并不频繁的远古社会显然具有普遍性。因此，中原广大地区定有为数众多的蚩尤遗裔，才能具备形成和保持这种祭祀蚩尤民俗的社会条件。这些地区在两汉时期又是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腹心之地，无疑有相当多的蚩尤遗裔成为汉族成员。

蚩尤部落遗裔南迁之说，不见文献记载，但存传说和民俗。苗族流传下来的大量民间歌谣和史诗^①，反映了苗族大迁徙的历史，其中很多内容与蚩尤有关。如今苗族许多地方流传着蚩尤的古老故事，对蚩尤充满了敬意和自豪。西部苗区传说远古苗民居住在黄河边的平原上，蚩尤从小离家出去学艺，刻苦修炼，会用120种医药，成了可以呼风唤雨、起死回生的大神。另外，苗族有枫木崇拜的民俗，甚至以枫木为图腾。古文献中亦可找到根据，说明此俗与蚩尤有关。《山海经》载：“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郭璞注云：“蚩尤为黄帝所得，械而杀之，已摘弃其械，化而为树也。”《苗族简史》载：“川南、黔西北一带有蚩尤庙，受到苗族人民的供奉。”各地苗民，对蚩尤都念念不忘，非常崇敬。尽管苗族分布在云贵川湘等三大方言区，语言支系甚多，有7个次方言、18种土语，但各地苗人都把自己的祖先称为“尤公”，在各种不同的方言土语中，“尤公”却惊人的一致。

4. 蚩尤的历史地位

蚩尤确为中国上古重要历史人物，他所代表的氏族部落，活动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中原地区。他们首先发明并使用金属工具与武器，有很高的文化，很强的军事力量，与轩辕黄帝势均力敌，并且有密切的联系。蚩尤同黄帝大战于河北涿鹿一带，大战之后，蚩尤族一部分向南方迁徙，而一部分则留在北方，逐渐与黄帝族融合为一。

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以汉族王朝为“正统”的传统观念。因此，在史书中，黄帝被定于一尊，黄帝及黄、炎族系被奉为华夏正统。同蚩尤战于涿鹿，也被传颂为“正义”对“邪恶”的“讨伐”，是“仁德”战胜“暴虐”。与此同时，蚩尤则被诬为

^① 苗族的口传民间歌谣和史诗主要收录于四本书中，即苗青主编的《西部民间文学作品选(2)》(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的《西部苗族古歌》(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田玉隆编注的《蚩尤研究资料选》(贵州民族出版社，1996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翻印的《民间文学资料》第16集(1985年)。

“贪”者、倡“乱”者和“伐无罪、杀无辜”的暴徒，备受攻击和丑化。这种出自于儒家思想的正统观念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传统思想，两千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占据着统治地位，所谓“炎黄子孙”、“黄帝后裔”今天仍成为中华民族的代名词，而蚩尤似乎与中华民族无缘，蚩尤子孙似乎已经绝于后世。

20世纪90年代，中国有部分学者提出对蚩尤的历史地位予以重新定位。陈靖在《贵州日报》发表《论苗族在中华民族发展中的贡献》^①，潘定智发表《从苗族民间传承文化看蚩尤与苗族文化精神》^②，都肯定蚩尤与炎帝、黄帝一样，是中华文明的建造者，应该确立炎黄蚩三始祖的历史地位。根据部分学者的建议，河北省涿鹿县在境内原黄帝祠的基础上，由海内外32万华人捐资，建立了“中华三祖堂”，于1998年7月25日正式对外开放。此后，国内成立了“蚩尤文化研究会”，发行《蚩尤文化研究》刊物。中国民俗学会于2009年9月下旬在湘西花垣县召开了“全国蚩尤文化研讨会”^③等等。关于蚩尤的研究进一步升温，新的学术观点层出不穷，有关争论也持续不断。

二、日本的兵主神社与蚩尤信仰

兵主神社是日本诸多神社中分布最广、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神社之一，其主祭神多为八千矛神（大国主命）或素盞鸣命（大兵主神），御神体为矛或镜。从“兵主”这一名称即可推知，兵主神社与蚩尤有着很深的渊源。

1. 兵神蚩尤与兵主神社

日本关于“兵主神”的最早记载见于《三代实录》^④。据载，贞观元年（859年），大和穴师兵主神与嵯岐兵主神同时叙位，正式成为名称在录于《延喜式神名帐》^⑤的式内社。由此可知，日本对蚩尤的祭拜约始于平安初期。

关于兵主神的身份问题，部分日本学者认为它是秦始皇的末代后裔秦氏东渡日本时携来的外来神^⑥。但事实上，从社内主祭神多为八千矛神等现于《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神祇这一情况分析，日本兵主神社很大程度只是在称谓上借用了蚩尤的名义，而在实际祭拜时更多地保留了本土的神祇——换言之，它的产生是中国文明影响下将

① 陈靖：《论苗族在中华民族发展中的贡献》，《贵州日报》，1995-09-27。

② 潘定智：《从苗族民间传承文化看蚩尤与苗族文化精神》，《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6（4）。

③ 主要议题包括：1. 神话传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2. 神话传说等民俗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开发；3. 民祭、公祭：民间信仰与国家祭祀；4. 蚩尤文化与中华文明；5. 蚩尤与南方少数民族；6. 蚩尤的人文始祖地位；7. 蚩尤传说研究；8. 蚩尤炎黄之战与中华民族的大融合；9. 蚩尤文化与苗族文化；10. 蚩尤文化与湘鄂渝黔边区宗教文化；11. 蚩尤部落的地望与迁徙路线研究；12. 其他与本次会议主题相关的调查与研究。

④ 日本于平安时代编纂的史书，公元901年完成。

⑤ 延喜五年（905年）八月开始由醍醐天皇编纂的平安时代法典，其卷九卷十为神名帐，按国郡罗列了当时2861座有香火的神社（天神地祇3132座），延长五年（927年）十二月完成。

⑥ 持此观点的有内藤虎次郎博士等。详见内藤虎次郎，《增訂日本文化史研究·近畿地方に於ける神社》。

日本本土武神更名的结果^①。志贺刚博士于后一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平安初期日本唐风盛行，政治、文化都广受中国儒家影响。人们争相取用中国色彩浓重的名字，甚至桓武天皇在河内交野祭天时也借用中国“昊天上帝”的称呼。在这种时代风潮下，熟悉中国典籍的知识阶层引入兵主典故，将日本奉祭武神的神社更名为“兵主神社”是非常自然的。志贺刚博士认为，这一现象是平安初期日本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自然结果，源于日本壮大国力的迫切要求^②。

从分布上看，兵主神社多位于日本海附近，尤以但马^③为多^④。究其原因，应该与平安初期新罗来犯的史实有关。弘仁四年（813年），载有百十人的新罗船只进犯九州近岛，当地武士和普通百姓与之展开激战。承和二年（835年），“顷年新罗商人来袭不绝”。贞观十一年（869年）五月，两艘新罗海船袭击博多，大肆掠夺绵、绢等物。作为回应，日本于壹岐增设自卫队，并恢复了中断十年的对岛的防卫。新罗防卫线上对兵主神的尊崇明显与这一历史背景有关。据载，贞观元年（859年），大和穴师兵主神与壹岐兵主神正式叙位后迅速升至正五位上；近江野州郡兵主神于从五位上勋八等升至从三位。这体现了当时武备废弛的状况下人们对战神兵主寄予的浓厚期望。至于但马之所以成为兵主神社的集中地，可以认为是但马人对天日枪等新罗神的抵触情绪的表现。新罗王子天日枪供奉于但马国一宫出石神社，传说出石神社的切浪比礼^⑤、切风比礼等四种神符具有天日枪的咒力。面对新罗船只的频频来犯，但马人迫切需要另外一位可以震慑住天日枪的武神，来自中国的兵主无疑给了他们莫大的安慰。这点从德岛县阿南市长生町谷々的神社分布也可以得到佐证。谷々是出石之外奉祭新罗神最盛的地区，同时，这里的兵主神社也多达七处。

进入镰仓时代（1185—1333年）后，日本掀起尚武之风，兵主神社尤盛，兵主神跻身于三十番神^⑥之列，成为日本地位最高的神祇之一。

2. 风神蚩尤与兵主神社

蚩尤在兵神之外也是风神。据《山海经》载，蚩尤拥有呼风唤雨的能力^⑦。贝塚茂树博士认为，这种传说基于蚩尤制造青铜武器的史实。他认为，蚩尤吞沙石^⑧的传说是

① 持此观点的有栗田宽博士和大官守诚博士等，详见栗田宽，《神社志料附考下卷·射楯兵主神社》；大官守诚，《歴史地理七三ノ七·穴師及び兵主社に就いて》。

② 志贺刚，《兵主神社新考 - 古代日本に於ける支那の神に就いて -》，《史潮》，1953年3月，第48号。

③ 位于今兵库县北部。

④ 《延喜式神名帐》在录的十九处兵主神社中有十处位于日本海附近，其中但马七处、因幡两处、壹岐一处。其余九处散布于全国各地。

⑤ 根据日本《古事记》，新罗王子天日枪东渡日本时带有珠二贯、振浪比礼、切浪比礼、振风比礼、切风比礼、奥津镜、边津镜等八件宝物。其中振浪比礼具有兴起波浪的神力，切浪比礼具有平息波浪的神力，振风比礼具有祈风的神力，切风比礼具有止风的神力，奥津镜和边津镜在航海时具有佑护作用。

⑥ 被认为每天轮流守护国家和人民的三十位神。

⑦ 见《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

⑧ 见《龙鱼河图》：“黄帝之前，有蚩尤兄弟七十二人，铜头铁额，食沙石。”《述异记》云：蚩尤“食铁石”。

对蚩尤部落使用沙石做原料锻造兵器的神化描述^①。就古代冶金技术而言，风箱等辅助制造足以熔化铜铁矿石的高温的制风装置最为关键。由此，兵器制造同风力利用之间形成了密切关联，而掌握了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蚩尤也自然而然被认为具有支配风的神力^②。

日本素有将兵神同时奉为风神的传统。古代，兵神素盞鸣命又被称作速素盞鸣命，取其具有风速之意；播磨的式外神^③中有速风武雄神，从名号即可知悉其兵神兼风神的身份。可以推知，兵主神社供奉的兵主神同时也身兼风神。但马的兵主神社多位于风大的场所；养父郡兵主神社常年经受东风吹袭；出石郡大生部兵主神社暴露于穴见谷的西南风之下；气多郡久刀村以西风强劲著称；卷岐岛兵主神社所在地又名“风早乡”，是有名的戌亥风强劲之所。日本最早也是最著名的兵主神社——大和穴师两座兵主神社均坐落于穴师山上的穴师谷，这里地势低凹，会聚了从弓月岳及四周山上刮下的强风。据当地人说：这一带自古有祭风之俗。大约正是因为狂风肆虐，人们才在同一座山谷中建造了两座兵主神社。

据大同元年（806年）资料记载，由于和泉位于大和穴师神的领地之内，人们在和泉修建了两座和泉穴师神社。《姓氏录》中载和泉穴师神主为“天富贵命五世之孙古佐麻豆知之命”。这里“富贵”很可能是“刮（风）”的转音^④，被认为具有掌控风的能力。如果和泉穴师神社奉祭的是风神，那么相当于穴师神社上级社的两座大和穴师兵主神社自然也同风神有着很深渊源。另外，据尚、中世^⑤安居院^⑥《神道集五十·諏访缘起事》载，諏访明神^⑦是从近江兵主大明神处获得了“吹起八重云”的能力。可见，蚩尤作为日本的兵主神，在兵神之外同时还是风神，具有掌控风的威力。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兵主神社更名之前只是奉祭氏神^⑧的一般地方性神社，这从兵主神社名号前多冠以当地村名的特点可以推知。更杵村大兵主神社、久斗村兵主神社^⑨、许野乃兵主神社等在改名前很可能是更杵村神社、久斗村神社和许野神社，它们同多数式内社一样，都是以所在地命名的地方性神社。只是在蚩尤这一文化形象传来之后，兵主神社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兵神与风神的祭所，并一跃成为影响遍及全国的最强大神社之一。

① 《贝塚茂树著作集（第五卷）》，（日本）中央公论社，昭和五十一年。

② 《贝塚茂树著作集（第五卷）》，（日本）中央公论社，昭和五十一年，第84页。

③ 即未登录于《延喜式神名帐》的神。

④ 日语中“富贵（ふうき）”与“刮风（吹く）”发音相近。

⑤ 所谓尚、中世始于镰仓幕府成立（1192年），在南北朝时代（吉野时代）·室町时代（足利时代）的“应仁之乱”（1467年）中形成战国大名，最后以1573年安土桃山时代（织田、丰臣时代）的到来为结束。

⑥ 又名飞鸟寺，公元588年由苏我马子建立的日本最早的正式寺院。

⑦ 风和水守护神，兼司五谷。

⑧ 居住在同一区域的人们共同祭拜的神道神。

⑨ 《延喜式神名帐》中为“久刀寸兵主神社”。

三、韩国文献中的蚩尤传说

蚩尤的传说何时流入韩国，已无从考证，但从《檀君神话》中出现与蚩尤有关的风伯、雨师的内容来推测，蚩尤传说流入韩国应该是很早的，只是缺少文献记载而已。韩国文献中出现蚩尤的记载是完成于李朝肃宗元年（1675年）北崖老人所编著的《揆园史话》，以及近代（1911年）桂延寿编著的《桓檀古记》。在学术界，关于这两本文献本身的真伪仍存有疑问和争论，而书中有关蚩尤的记述也有待进一步考证。

《揆园史话》的编著者“北崖老人”并无可考证之资料，但从序文中，他自言：“北崖子既应举而不第，乃喟然投笔，放浪于江湖凡数三岁。”以及序写于李朝肃宗元年（1675年）来看，他是位落第文人，生活的时代大约在孝宗、显宗、肃宗三代，属于李朝中期时代。就《揆园史话》的篇章来看，共分《肇判记》、《太始记》、《檀君记》、《漫说》及附录的《檀君年代表》等部分。从内容来看，则是一本完整的“韩国上古神话及传说史话”，主要以《檀君神话》为中心再加扩充而成的。

《桓檀古记》成书于1911年，署名为“校阅海鹤李沂，编著云樵桂延寿”，事实上是合五人之作而成。分别是：安含老的《三圣记全上篇》、元董仲的《三圣记全下篇》、红杏村叟的《檀君世纪》、休崖居士范樟的《北夫余世纪上下》、一十堂主人李陌的《太白逸史》。《桓檀古记》主要描述上古天地之子降临和檀君建立古朝鲜，书中的很多内容与《揆园史话》非常相似。

关于这两部文献的真伪问题，本文在此暂不去论证。现仅就书中有关蚩尤的内容略作简要的分析。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把《揆园史话》和《桓檀古记》中出现的有关蚩尤的内容区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与中国文献中内容相同的部分，二是与中国文献记载不同的部分。

应该说《揆园史话》和《桓檀古记》中有关蚩尤的记载大部分与中国文献的记载相同或相似，这主要表现在对蚩尤形象的描述、蚩尤的主要事件、蚩尤遗裔的去向等方面。如：

蚩尤氏实为万古强勇之祖，有旋乾转坤之力，驱使风雷云雾之能，又造刀、大弩、巨斧、长枪以之，而治草木禽兽虫鱼之属……是以蚩尤氏世掌兵戎制作之职，时常镇国讨敌，未尝少懈。

——《揆园史话·太始记》

炎帝之世，……我蚩尤氏与其民众，虎踞河朔，内养兵勇，外观时变，及观榆罔之衰政，乃兴兵出征，选兄弟宗党可将者八十一人，部领诸军……势若风雨，惴伏万民，威震天下……出羊水，杀至空桑。蚩尤氏法力高强……深知中土门意渐盛，且炎帝之民……不可胜诛，况各事其主，不可漫杀无辜，乃决意退还。轩辕氏为中土之主，是为黄帝，而蚩尤氏兄弟诸人，乃永据幽青，声威自是不灭。

——《揆园史话·太始记》

（蚩尤天王）虎踞河朔，内养兵勇，外观时变，及榆罔衰政，乃兴兵出

征，选兄弟宗党中，可将者八十一人，部领诸军，发葛庐山之金，大制剑铠、矛戟、大弓、楛矢，一并齐整，拔涿鹿而登九浑……

时有公孙轩辕者，土著之魁，始闻蚩尤天王入城空桑，大布新政，而敢有自代天子之志，乃大兴兵马，来兴欲战。天王先遣降将少昊，围迫涿鹿而灭之，轩辕犹不自屈，敢出百战，天王动令九军，分出四道，自将步骑三千，直与轩辕速战于涿鹿有熊之野，纵兵四蹙，斩杀无算，又作大雾咫尺难辨，……于是冀、兖、轶之属，皆称臣入贡。……

——《桓檀古记·太白逸史》

蚩尤氏兄弟，虽有逐鹿退归，而东人之占居淮者甚多，于汉土之人难处，晨蚕织牧，资以为业。

且南鄙海岛之民，皆以珠鱼具，相交易于汉土，稍稍住息于滨海之地，至是海江淮之地，遂为其州里，与汉土之民，交游而错居；《尚书》所称：嵎夷、莱夷，淮夷，岛夷者皆是也。

——《揆园史话·檀君记》

从以上记载来看，蚩尤的军神形象、与黄帝的涿鹿大战事件、蚩尤后裔的迁徙以及与汉族融合等内容与中国古代文献中的记载基本一致。因此，可以判断《揆园史话》和《桓檀古记》中有关蚩尤的这些记载均是根据中国古文献中的记载或转引或摘编的。

在《揆园史话》和《桓檀古记》有关蚩尤的记载中，也有一部分内容与中国文献的记载完全不同，甚至相反。这主要表现在蚩尤与桓雄和檀君的关系、涿鹿大战的结果等方面。如：

神市氏乃使蚩尤氏营造人居……盖今之人，谓匠师曰智未者，蚩尤氏之讹也。蚩尤、高矢、神志、朱因诸氏，并治人间三百六十六事。神市、蚩尤者，东方之君臣也。

——《揆园史话·太始记》

檀君既建都于壬俭城，乃筑城郭、建宫室，置主命、主谷、主兵、主刑、主病、主善恶及主忽诸官。以其子夫妻为“虎加”，总诸如者也；神志氏为“鸟加”，曰主命；高志氏为“牛加”，曰主谷；蚩尤氏为“熊加”，曰主兵；二子夫苏为“鹰加”，曰主刑；三子夫虞为“鹞加”，曰主病；朱因氏为“鹤加”，是主善恶；余守己为“狗加”，是分管诸州也，称为“檀君八加”。

——《揆园史话·檀君记》

蚩尤天王见炎农之衰，遂抱雄图，屡起天兵与西，又自索度进兵淮岱之间，及轩侯之立也，直赴涿鹿之野，擒轩辕而臣之，后遣吴将军西击声高辛有功。

十四世曰慈乌支桓雄，世称蚩尤天王，徙都青邱国，在位一百九年，寿一百五十一岁。

——《桓檀古记·三圣记全下篇》

从以上关于蚩尤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点与中国文献的记载不同。一是把神市（即桓雄）、檀君与蚩尤的关系界定为“君臣”关系；二是称蚩尤为“十四世慈乌支桓雄”；三是主张蚩尤在涿鹿大战中“擒轩辕而臣之”。如果认真分析一下这些记载，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比如，如果桓雄与蚩尤是君臣关系，那么如何理解檀君与蚩尤的君臣关系呢？更如何理解“十四世曰慈乌支桓雄，世称蚩尤天王”呢？很明显，《揆园史话》和《桓檀古记》中的蚩尤传说是从中国文献中移植而来的“外来神”及其本土化的产物。

《揆园史话》和《桓檀古记》为什么要把蚩尤编入韩国的神话体系呢？台湾学者缪正西先生就此曾指出：

《揆园史话》和《桓檀古记》都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主义精神，这一点显见于书序中。而其作者们欲借由蚩尤与黄帝的战争，来激励民族士气，更欲借蚩尤此一人物来填补其空白的上古史。^①

为反抗外来侵略，唤起民族主义，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强调民族的独立性，借用或者虚构一些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是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不加甄别把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与真实的历史混为一谈，则不能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有韩国学者认为，韩国民俗中存在蚩尤的痕迹^②，比如首尔的“蠶神祠”（독신사）、庆州雁鸭池出土的8世纪绿油鬼面瓦蚩尤像等。蚩尤传说流入韩国并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一些影响是可能的，也都是可信的，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和考证。但民俗中的这些痕迹并不能说明蚩尤与韩民族的渊源关系，正如韩国民俗中儒佛道的信仰和影响并不能说明韩国民族的族源一样。

四、结语

东亚各国自古就分享着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历史惯性使东亚各国的文化藕断丝连、形神相近。尽管该地区出现过“去中国化”现象，但由于各国皆通过将原本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加以“本土化”或“民族化”，并作为自身“民族性”的构成要素，而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一些文化共性，使各国“自家的”文化存在很大的“家族相似性”。可以说这是重建“东亚文化共同体”的天然基础。

东亚共同历史文化的“本土化”现象同样体现在蚩尤文化上。尽管中日韩三国在对蚩尤的认识和态度上有所不同，但三国都存在有关蚩尤的传说和信仰。如果说韩国把蚩尤纳入本国的神话体系是一种“本土化”，那么中国把蚩尤从贬斥的对象尊奉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也可以说是一种“本土化”，而日本则从一开始就把蚩尤和当地神融合在了一起。从“东亚文化共同体”的角度来看，中日韩三国对蚩尤文化的“本土化”客观上促进了蚩尤文化的传承和普及。

① 缪正西：《韩中民族起源神话比较研究》，韩国全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5年。

② 陈泰夏：《您知道蚩尤将军吗？》，《韩文与汉字文化》之“东夷文化特辑”，汉城（今首尔），2002年。

值得注意的是，东亚共同文化的“本土化”不应该是“排他性”的。近年来，中韩之间发生的关于“江陵端午祭”、“韩医”、“高句丽历史”等文化问题的争端，就是因为“本土化”过程中的“排他性”所致。如果各国都能从“东亚文化”的观点出发，此类文化争端便可迎刃而解。因此，建构“东亚文化共同体”应成为东亚国家的当务之急。

(作者为山东大学韩国学院院长)

参考文献

中国文献：

唐春芳：《蚩尤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与地位》，《苗侗文坛》，1995年，第3期。

陈靖：《论苗族在中华民族发展中的贡献》，《贵州日报》，1995-09-27。

潘定智：《从苗族民间传承文化看蚩尤与苗族文化精神》，《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

王万荣：《关于蚩尤研究的几个问题》，《苗侗文坛》，1998年，第1期。

刘范弟：《善卷、蚩尤与武陵——上古时期一段佚史的破解》，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伍新福：《重评蚩尤与苗族族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陈靖、春坦：《蚩尤应和炎黄同为中华民族的三先人》，《贵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吴晓东：《苗族〈蚩尤神话〉与涿鹿之战》，《民族文学研究》，1998年，第4期。

田晓岫：《说“蚩尤”》，《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郑莉：《蚩尤和炎帝的关系考》，《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伍新福：《荆蛮、楚人与苗族》，《西南民族研究》，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

徐祖祥：《三苗、荆蛮与瑶族来源问题》，《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

杜勇：《蚩尤非东夷考》，《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石朝江：《苗族历史上的五次迁徙波》，《贵州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

唐春芳：《试论苗族的原始居地》，《苗侗文坛》，1995年，第4期。

段宝林：《蚩尤考》，《民族文学研究》，1998年，第4期。

苗青：《西部民间文学作品选（2）》，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

吴晓东：《西部苗族史诗并非有关蚩尤的口碑史》，《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

日本文献：

志贺刚：《兵主神社新考 - 古代日本に於ける支那の神に就いて -》，《史潮》，1953年3月，第48号。

高戸聰：《蚩尤に於ける天地分離》，《集刊東洋学》，2003年。

堀誠：《蚩尤の血——流血の相承》，《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学术研究国語・国文学編》，1995年。

皆神山すさ：《史談往来/北から南から神庭荒神谷遺跡と蚩尤祭祀》，《歴史研究》，2006年。

山田尚子：《「唐鏡」考：歴史物語としての側面をめぐって》，《国語国文学研究》，2008年。

御手洗勝：《古代中國の神々：古代傳説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4年。

三橋健：《神社の由來がわかる小事典》，PHP研究所，2007年。

出石町但馬会編：《出石・但馬雜誌（第1至10号）》，京都臨川書店，1985年。

出石町但馬会編：《但馬雜誌（第11至19号）》，京都臨川書店，1985年。

韩国文献：

北崖子：《揆园史话》。

桂延寿：《桓檀古记》。

繆正西：《한중 민족기원 신화의 비교연구》，전북대 석사학위논문，1995년.

陈泰夏：《蚩尤장군을 아십니까》，《한글+한자문화》，2002년.

徐裕源：《신화의 역사화와 '동북공정'과 관련하여 본 중국의 새로운 신화 만들기》，《중국어문논역총간》제19집.

정재서：《잃어버린 신화를 찾아서》，《중국어문학지》，제25집.